

歷代名臣言行錄

歷代名臣言行錄

歷代名臣

宜興活利朱桓拙存編輯

潘永李泰等校定

吳縣後學邱與久敬人重校

宋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名彊字文叔春陵白水鄉人景帝五世孫在位三十三年有建武中元二號

顯宗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帝子之在位十三年號永平

肅宗孝章皇帝 名明帝子在位十三年有建初元和章和三號

孝和皇帝 名肇章帝子在位十七年有永元二號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子生僅百日鄧太后立之在位二年號延平

孝安皇帝 名祐清河王慶之子章帝孫在位十九年有永初元初永甯建光延光五號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有永建陽嘉永和漢安建康五號

孝沖皇帝 名炳順帝子在位一年號永嘉

孝帝皇帝 名續章帝曾孫沖帝兵嗣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號本初為梁冀所弑

孝桓皇帝 名志肅宗曾孫靈帝之弟順帝崩太后迎立之在位二十一年有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康延壽永康七號

孝靈皇帝 名宏肅宗元孫解渚亭侯熹之子桓帝無子肅太后迎立之在位二十一年有建甯熹平光和中華四號

孝獻皇帝 名福靈帝子在位三十一年有初平興平建安三號曹丕篡位廢諱山陽公

東漢上 東漢

東漢名臣錄

鄧

吳漢

賈復字君文冠帶人官

馬援

馮勤字籍伯繁陽人光武時官

王霸

周黨字伯淮廣武人建武初

范式

班超字仲升扶

馬武

趙喜

桓榮

張俠

鄭眾

鮑昱

耿恭

耿況字從先武人以上谷太守

馮異

朱浮字叔元蕭縣人官大司空

馬援

宋宏

馮翊字君房河內密人官至大

楊光字叔武中人為交趾太守

班彪字叔皮扶風平陵人光

鄭興字少叔關中人善為儒學

竇融字子真涼州人始據河西

郭伋字孟聖長子九歲能文及長博學武稍

班固字孟堅長子九歲能文及長博學武稍

董宣字仲先南陽人光武時

鍾離意字士衡不難正朕况太子

魯恭字仲康扶

陳寵字昭公沛

陸績字智初會

東平王倉

寒朗字伯奇魯

耿弇字伯山鉅鹿人封

耿純字高陽侯平溫人封

伏堪字惠公郡人東武勝九世孫光武破拜大司徒

陰識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入好古學能文章官諫郎給事中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官至大司徒封列侯

任延字長孫宛人為九真太守教民

嚴光

班固字孟堅長子九歲能文及長博學武稍

郭伋

班固

董宣

朱祐字仲先南陽人光武時

北海王睦

陸績

東平王

寒朗

馬廖

廉范

寇恂

祭遵

陰興

李善

杜詩

張堪

臧宮

祭彤

第五倫

宋均

袁安

馬廖

廉范

...

...

...

...

...

...

東漢名臣錄

東漢上

東漢名臣目錄

聿彪字平遠扶風平陵人賢曾孫孝行純王

毛義

鄧訓字平叔新野人南

張醜字孟侯沙

仲長統

陳忠字伯祐沖國沒人寵

黃憲

周舉字宣光汝

黃瓊

法真字高卿扶風人

皇甫規

朱穆字公庸宛人彈之孫以

韋著字休明

崔實字子真涿郡

仇香

韓韶

杜眾

范滂

鄭均

何敞字文高

李節字孟節南郡

虞詡

薛包

陳蕃

郭泰

馮良

李固

祝良長沙臨

李膺

茅容

魏桓字仲英汝陽人

劉陶字子奇

劉寬

蘇章

陳龜字叔珍上

爰延字秀平陳

竇武字時平大將軍謀中常侍嘗節等不克過

朱暉

任隗字仲和南

樂恢字伯奇

王渙字稚子鄆人

張喬

江革

荀淑

周燮字秀祖汝南人安帝聘之宋族勸行燮曰修道者

崔瑗字季玉

郎顛字唯光

杜喬

鐘皓

徐穉

李暹字顯川

張英字然明

劉寵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城人舉孝廉官遷東屬國都尉封

种嵩字景伯

劉炬

孔僖

宋意字伯志南

丁鴻字孝公潁

班勇字宣仲扶

楊震

袁闕

左雄字伯豪南

張衡字平子南

張綱

陳實

姜肱

楊秉字叔節華陰

申屠蟠

賈彪

李雲字行祖

首奕

史弼

盧植字子幹

曲鶯細乏禁上怒送朕榜殺之

楊賜字伯獻華陰人東之子宣

朱儁字公揖

楊彪字文光華陰人

陶謙字公祖

杜畿

節錄東漢名臣言行錄目錄

東漢上

鄧禹 祭道 陰興 杜詩 劉昆 陸績 魯恭 虞詡

鄭元

呂強字漢成成阜人

傅燮字南容涇州人

臧洪

田疇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

耿弇 卓茂 宋宏 張堪 第五倫 寒朗 朱暉 薛包

夏竦

蔡邕字伯喈

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

管甯

張超字子並河

龐德公

寇恂 馮異 李善 趙熹 鍾離意 班超 孔禧 江革

李咸

楊震

劉虞字伯安東

王烈

陳容

吳漢 嚴光 范武 邳暉 東平王倉 廉范 鄭均 黃憲

馮異 陰識 郭伋 董宣 宋均 袁安 楊震 黃瓊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四

宜興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潘承李聖斧校定

東漢上

鄧禹 字仲華南陽新野人

光武為大司馬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南陽鄧禹為郡文學使象追上及於郡上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
甯欲任乎對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上笑因留宿問禹進說曰今山東
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
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愚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
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威德大功
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智慮天下不足
定也上大悅因令常止宿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三年上拔廣阿披輿地圖示禹曰天下郡國
如是今乃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對曰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
大小也上拜禹為前將軍將兵入關建武元年以為大司徒封鄴侯時年二十四禹西征渡河入夏陽更始左輔都尉公
乘欲引眾十萬拒禹禹擊破之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
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持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耳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
西諸將蒙恩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亦屬新拔長安財穀充
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耶上即止地安定三郡上廣人稀饑饉多畜吾且休
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隙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二年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
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時乏糧食戰數不利禹漸於受任無功數以饋卒撤赤眉戰輒不利徵還京師以馮異代之
四年春遣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十三年封高密侯禹知帝愜于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教備學

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惠過甚厚高內行禮備事母至孝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園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
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明帝嗣位拜太傅永平元年帝諡曰元高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兵殺一人後世必有興
者長子震次子震次珍俱封侯女孫為和帝后累世貴寵

耿弇

字伯昭扶風人

更始二年奔年二十一父况遣詣長安至宋子會玉郎起從吏欲歸之弇按劍曰子與鮮賊爭為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
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騎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乃馳謁光武於廣武與俱止至薊關
邯鄲兵將至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之父從此兩郡控弦萬騎
邯鄲不足慮也官屬皆不欲上指弇曰此我北道主人也會薊郡反弇與上相失弇北走昌平說其父擊邯鄲與彭寵合
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涿郡中山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河上大喜以為偏將軍加況大將軍與義侯遂拔邯
鄲斬王郎上入信邯鄲宮更始見上威聲日盛遣使立為蕭王令罷兵奔入拜床下國說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開
漢兵起莫不歡喜如歸慈母今更始失敗元元叩心更思養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
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異大計上大悅拜為大將軍與
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骨楛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建武三年從幸
春波請北收上谷兵未終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護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年詔遣
攻漁陽五年彭寵死遂與吳漢擊破富平復索復詔遣討張步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慮下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鐘城
列營數十以待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
守巨里奔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邑密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弇曰所以脩攻具者正欲誘邑
至耳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取其首以示巨里城城中大懼悉來亡歸張步遂定
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詣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
藍兵精臨淄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每食天明遂至臨淄城前梁子爭之弇曰不然西

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不意甚至吾攻之必拔臨淄拔即西安似藍與步謁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
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藍關之大懼果將其東亡歸劇奔乃令軍中毋得妄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乃
與三弟藍宏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來攻奔先與重異趨故示弱以威其氣步氣盛直攻
奔營奔引精騎橫擊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自將來救或謂奔曰劇虜兵威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至奔曰乘
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知步困將還豫置左右翼
為伏以待之步果引去伏兵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分兵散去後數日後軍出至自勞軍謂奔曰昔
韓信破扈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滿落難合有志
者事竟成也步詣軍門降旅還京六年西拒槐鷲八年從上隴明年與朱欽甸安定北地皆下之奔為將凡平郡四十
六屠城三百未嘗拙折封好時侯永平元年卒

寇恂字子真上谷昌平人

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上谷太守迎上印綬使者納之無還意恂時為功曹勸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
定使君建節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
太守取印綬帶之使者乃承制詔之二年王郎將兵徇漁陽上谷北州多欲從之恂曰邯鄲拔起難信大司馬伯升母弟
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乃歸光武以為將軍進拔邯鄲斬王郎上以河內險要富實欲
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有牧民禦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為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
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建武二
年為潁川太守費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
以相當恂曰不然昔簡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救屬縣感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
之饑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士卒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
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八年為執金吾潁川盜起寇沒

屬縣京師騷動帝聞之自上郢馳還宮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愛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虜蜀故狂狻乘間相誑誤耳如關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化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杜鎮撫吏民受納餘降十年後嘗將高峻擁兵據萬干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憊方履險阻非萬眾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沂進恂往降之恂在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悍西遼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賊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封雍奴侯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所得俸秩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國士大夫以致此豈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諡曰威

吳漢

字子顏南陽宛人

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未亡命至漁陽更始立以為安樂令王郎起北州擾惑說彭寵以兵附光武擊邯鄲乃與上谷諸將將兵斬王郎將師道及光武於廣河漢為人質厚少文進次不能以解自達然沈勇有智略鄆禹數薦之拜大將軍使持節北發幽州突騎光武擊銅馬於鄆漢將突騎朱會悉上兵薄於幕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上益重之建武元年以為大司馬二年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鄆東大破之降十萬眾還路流通封唐平侯三年破劉永於廣樂四年破五校於臨平五年破獲索於平原六年破胸斬重急龐萌江淮山東悉平十年擊盧芳將賈覽破之十一年將兵伐蜀十二年春大破蜀兵拔廣都九月進攻成都入其郭八戰八捷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擊殺之蜀地悉平十三年自蜀振旅還京師增邑更封二十年五月卒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知職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歿諡曰忠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嘗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德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嫌嚴之日及在

朝廷斥其謬實形於體貌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遺囑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子遵蓋以分與兄弟
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

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更始元年光武徇潁川屯兵中軍鄉異為郡掾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
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
與萌率五縣以降以為主簿二年劍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光武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無萐亭時天寒異上豆粥至南
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異把新鄆禹熱火光武對燂燎衣異復進寒飯王郎平光武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異
為人謙退不伐敎吏士非交戰受敎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云
拜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諸將請帝上尊號不許行至鄆召異問四方勦靜對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
宜從眾議帝乃即位於鄆南建武二年異將兵入關所至布威信厚益多降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人三年
拜征西將軍封夏陽侯與鄆禹共攻赤眉異曰赤眉眾尚多宜可以恩信傾誘難猝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
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不從敗績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
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來攻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猝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
眾遂潰潰追擊大破之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淹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矣賊眾東走帝勦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發延岑反異擊破之乃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
帥諸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咸行關中餘寇悉平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言馮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成陽
王帝以書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入朝帝謂公卿
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興義卒豆粥滌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
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握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諸將為隗囂所敗詔異屯柘邑賈來勝使其將行巡取柘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諫異曰

漢書卷九十八 馮異 東漢上 馮異 帝 卓 卓

虜兵臨境，音皆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中者有餘。今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開城，偃旗息鼓，行巡不知。馳負之具，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逐追擊，大破之。北地諸豪長悉降。魯守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九年，屯長安。十年夏卒於軍。

徐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

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本儉。惡衣服，每負土起墳，嘗為郵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莽，等遂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定其容義，署為門下吏。從征河北，以為軍市令。光武舍中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繼從主簿陳副諫，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封潁陽侯。與大將軍景丹等合兵，圍南擊宏，農板新柏華，壘中賊皆中，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四年，討張豐，斬之。八年，從車駕上隴，破隗囂，及公孫述，遣兵救富眾軍，奔還。獨留不怯。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惠，履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推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門以家事終無所言。上感悼之，甚。喪至，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祠以太牢。再見室家，其後朝會上，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遵者乎？」從弟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家，側無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諡遵曰成。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

茂以儒術舉。哀平間，為密令。道不拾遺，蝗不入境。規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言有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愛乎？」將平居，自以恩惠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蔽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

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愈之初茂到縣有所府置吏民笑之郡城聞者皆嘆其不能河南尹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郡部悉密人老少皆誦法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為求茂時年七十餘典以為太傅封褒德侯茂寬仁恣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求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飲馬嘗乘車行有人認其馬解與之性不好爭如此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

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楨且從所好逆之北郡田牧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援有高志于頭殺數萬斛既而嘆曰凡隨財產實能賑施耳否則守饒虜也乃盡散於親舊聞德置好士往從之賞甚敬重與法籌策實使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威陳陞衙以延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舍高援制都督單衣文援冠百官會於空廟之中立誓交之位述當游說驅營蹕就車啓折而入禮饗官屬甚感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稱援晚之曰天下雖離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國成賊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賓曰子陽并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蓋乃使奉書洛陽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太怒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性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常復笑曰卿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時建武四年十月也五年遂歸隴右置問以東方事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才智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大辯前世無比賓曰卿謂何如高祖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勤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蓋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也援乃將家屬歸洛陽六年隗囂反八年帝自將征之召援問計援言囂將帥有主弱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斷糧草可說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兵破之九年拜大中大夫十一年夏光武反以援為隴西太守擊破之是

時朝臣以金城在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固易為守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涅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為秦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是歲冬狼羗寇武都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閑恩信寬以轉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遊遊若大嫌僕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再榜縣當有執仇者吏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請開門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犯我曉狄道長歸守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十七年以援為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征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徵側徵貳戰大破之追至禁路賊散走遊擊餘黨郡陽等降之斬徵側徵貳交趾悉平謂僚屬曰吾弟少遊常哀吾憐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飽足乘下澤車御段之馬為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至求廩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澤上露善氣黃蓋仰視青鳥點沾墮水中念少遊語何可得也二十一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高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再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請擊帝許之詔百官誚道援謂黃門侍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常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二十四年武陵蠻寇臨沅討之不克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命牟中郎將馬成耿舒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年二十五年夏軍至臨邛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中郎將梁松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趾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定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效季良之計所請刻鵠不成尚願

奮者也效李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初龍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迷也李良者趙騎司馬桂保也會
 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遺書以戒兄子而梁松嘗固與之結交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損戒
 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拜龍迷為零陵太守松由是恨援及討武陵蠻軍次下傳有兩道可入從壺
 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無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充賦自破以奉上之帝
 從援議進兵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守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謀援
 輒更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為之流涕耿舒奏援失利帝使梁松乘驛責問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博紹帝大怒遣
 收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嘗領營設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有譖之者以為所載皆明珠文犀青蓋恐
 援妻孥惶懼與嚴算等相連詣關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雲陽令朱勃詰問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
 軍馬援問者南討立陷臨御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存惟援得軍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漢南渡江海觸
 冒害氣僅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莫不歸慕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
 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願下公卿平原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得歸莫初援兄子瑁王
 平阿侯仁之子也三下文若擁馬皆為游俠有名江淮間遊京師與諸貴戚多善援為好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
 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者屏居行多所陵折其欺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誓于廟復出入王侯心第時禁網尚疏諸
 王競脩名譽招遊士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
 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家客慮因事生亂會濟王結客殺人事
 發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刑嘆曰馬將軍神人也四子防廢光客卿女為明帝后明
 帝圖畫建武功臣於雲臺援以敵房故獨不與肅宗時追諡忠成

附雲臺二十八將

- 鄧禹 馬成 吳漢 王梁 賈復 陳俊 耿弇 杜茂 寇恂 傅俊 岑彭 堅鐔 馮異 王霸 朱祐
- 任光 祭遵 李忠 景丹 萬脩 蓋延 邳彤 姚期 劉植 耿純 臧宮 馬武 劉隆

卷四 東漢上 馬援 嚴光 陰識 陰興
 五

齊法 卓茂 共三十二人

嚴光 字子陵會稽餘姚人

少有名與光武同遊學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單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乃張目執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與歎息而去又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歸耕釣於富春山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陰譏 字次伯乃南陽新野人陰后兄

劉伯升起義兵譏遊學長安關之委業而歸卓子弟宗族賓客十餘人詣之伯升以為校尉更始二年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莫之十五年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所用據史皆簡賢者帝敬重之常指以戒敕冀咸永平二年卒諡曰貞

陰興 字君陵陰后弟

為人有營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每從出入率先期門禮賢好施門無遊俠與同郡張宗不相好知其有用稱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況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舉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世稱其忠第宅惟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溢當貴已極不可復加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則脫公主憑心實不安也當貴有極人當知足今膏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貴人立為后拜衛封輔翼太子帝欲以為大司馬因讓曰臣不敢惜身誠弱損聖德不敢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重

宋宏 字仲子京其長女

久尚為少府哀帝時以不附董賢遂將抵罪宏少而溫順哀平間為侍中赤眉入長安遣使逼宏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得免光武即位徵拜大中大夫建武二年以為大司空帝嘗問宏博通之士宏薦沛國桓譚召拜議郎給事中每譚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見宏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宏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宏當譚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帝嘗問宏曰宏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宏被召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譚云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頗謂主曰事不諧矣在位五年免歸

李善 字次孫涇陽人

善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方生數日而貧財千萬諸奴婢共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出逃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推燥就濕倍嘗親勤續年十歲善與還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僕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邱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明帝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塚未至二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拜墓哭泣甚悲身自收瘞執罪俎以脩祭祝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言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范式 字巨卿山陽人

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元伯邵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謂元伯曰後二載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為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郵君章殷子傲晨夜省視元伯臨篤嘆曰恨不見吾死友而死于傲曰吾

與君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而誰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武忽夢見元伯元寃垂纒履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長與子別矣武恍然覺悟悲嘆泣下便服朋友之服俟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柩移時乃見巨卿衣車白馬號哭而來叩喪言曰柩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後到京師有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武未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孥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誠可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并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武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揮哭乃營護平子真兒身自送葬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妻素書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掾史上書表式行狀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仲山嘗變姓名備為新野縣阿里街守武行部新野而縣運高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曰昔與子俱曳長裙遊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故守於賊業晨門肆志於抱閭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為鄙哉式救縣代嵩嵩以先備未竟不肯去後辟公府官至南海太守式還廬江太守卒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

少有志行哀平問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更始立肅問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光武即位拜雍州牧轉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時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寇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倍增潁川盜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數百人皆束手詣降悉還歸附晨因自劾尋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賊餘黨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驛不絕十一年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為并州牧引見賜資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用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擁迎於道左所過閭閻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童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光期一日伋為遺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時多舉伋可